

从女性视角看豫剧《南水迢迢》的史诗表达

明巧玲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2020年度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豫剧《南水迢迢》，是一部以南水北调移民搬迁为主题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它以近五十年跨度的史诗鸿篇，全景式、史诗般描绘了河南浙川人民长达半个世纪为南水北调所做的奉献与牺牲，深度聚焦深处苦难中那群人的豁达、热烈、悲壮以及昂扬！

[关键词]女性视角；豫剧；南水迢迢；史诗表达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7.653

《南水迢迢》的女主人公张秀芳是千千万万浙川移民的缩影，她见证了半个世纪南水北调的整个过程。三十多岁时，她和父老乡亲们投身大坝修建。为响应国家号召，她支持17岁的儿子齐玉柱报名到青海支边，临别时牵着儿子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丹江水库完工后，她和村里的乡亲们由大坝建设者变成了移民，在乱石窝里垦荒造田，重建家园。在此期间，丈夫齐连生在一次事故中不幸牺牲，张秀芳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入劳动中……彼时，支边青海的青年不断有人逃回，反馈的信息让她惶恐不安，也让浙川县委沉重焦虑，他们勇于担当，为民请命。一份紧急报告飞向南阳地委、飞向中南局、飞向中南海，支边青年受命全部撤回原籍。说是原籍，却再也找不到熟悉的家园。母子相见，泪洒江天……转瞬四十年，经过乡亲们的艰苦奋斗，昔日乱石岗，已变成米粮川。然而，一场新的移民又开始了，乡亲们陷入新的纠结和痛苦，已经担任村支书的齐玉柱被推倒了风口浪尖上。关键时刻，张秀芳的大义之举感动了父老乡亲。在她的感召下和政府的努力下，齐官桥村再次搬迁，离开了他们魂牵梦绕故土，踏上重建家园新征程。在严峻现实与浪漫情怀的不同情调交融中，该剧诉说着历史宏阔和人生的沧桑，以冷峻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讴歌了库区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爱国家的崇高精神（亦被称为大义担当、大爱报国的“南水北调精神”）。

提到南水北调工程，大家都以为是近几年的事，其实不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北方虽不像现在这样缺水到了焦渴的地步，但面对日益干旱的局面，忧心忡忡的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把目光盯向了丹江、汉水。因为从这里调水救济北方，是一个最为可行的选择。同时，汉江由于流程短、水量丰、落差大、河床窄，致使下游江汉平原水患不断。在1822到1949的128年间，有65年汉江堤溃决，故有“三年两溃，十年九淹”之说。1935年使柴湖变为沼泽的那场大水，共使汉江两岸10多个县市成为汪洋，淹没耕地670万亩，370多万人流离失所，8万多人命丧水中。史书记载：“汉江水涨，堤防悉沉于渊。飘风刮雨，长波巨浪，烟火渐绝，哀号相闻。沉溺死者，动以千数，水面浮尸，累累不绝。”灾民因此“沿村乞讨，鬻儿卖女，屡见不鲜”。正是为了减少下游的水灾，同

时调水支援北方并兼顾发电，中国领导人和水利部门决定在丹江、汉江交汇处修建丹江口水库大坝。就丹江口水库的修建目的来说，浙川基本是受淹而不受益。即便如此，浙川人民还是无偿出动数万民工战斗在大坝建设第一线，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陶岔渠首等引丹工程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早在上世纪50年代，整个浙川就已经先后移民20多万人，后来随着南水北调水位提高，又再次移民16.5万人，先后动迁了近40万人。显而易见，浙川是水利移民第一县。

戏曲艺术，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不断革新自己，反映新生活，表现新内容，并为此而吸收、融化新的艺术表现手段，丰富、完善自己的艺术形式，在更替中发展，这是一条戏曲艺术演进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继承传统与借鉴吸收，是对戏曲艺术不断推陈出新的总体要求，也是对戏曲这个综合艺术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断进行新的综合。《南水迢迢》以冷峻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客观而又立体式的直面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直面那些从苦难的长河中跋涉而来的民众；直面他们所铸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华民族由此而蜕变的伟大，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是一首大写的深沉而又宏大的悲壮史诗，这是一幅大写的壮丽而又宏阔的历史画卷，这是一曲大写的苦难而又昂扬的奋进组歌，这是一条长远而又不竭的精神大河。

一般来说，演员，特别是领衔主演的表演，好坏往往决定着一出剧目演出的成功与否，因此，演员必须通过用心的表演，以自己的舞台魅力去吸引观众、征服观众、使演出获得成功。而演员的所谓舞台魅力无非来源于积累，生活积累、知识积累、经验积累缺一不可。剧中女一号张秀芳，由豫剧名家、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饰演，这个角色非常有挑战性，从前半场的38岁到后半场的86岁，时间跨度长、年龄跨度大、表演难度大。不得不说，张秀芳这个角色对演员有着很大的挑战。挑战首先在于演员对南水北调题材的陌生，表现整体缺乏经验依据，其次是要从前半场的38岁演到后半场的86岁，近50年的时间跨度，给一个演员带来了塑造人物的巨大困难。多数演员在把握跨度如此之大的人物时，难免会顾此失彼，而魏俊英兼而

得之，实现了作为一个成熟表演艺术家的更大突破。

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是互相生发的，互相成就的。剧本赋予的张秀芳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经历过战火连天的岁月，经历过食不果腹的时光，见证过新中国的成立，见证过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首先，这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有过这些经历的人，会保有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因为他们见到过死，所以更懂得生。她是一个幕后的女人和母亲。她是村支书齐连生的妻子，丹江水库修筑时期，担任妇女班班长。丈夫死后，儿子子承父业，再次担任村支书，她乐于做好幕后的那个女人，全心全力、无怨无悔地支持丈夫、儿子的工作。她是热情能干的，她是有格局有担当的普通人，她是坚韧坚强的，也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好的妇女班长。这是一个用情至深的女人。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也有一般女人所该有的柔情。首先故土之情，她本人经历过两次搬迁，一次是后退三十里到乱石坡重建家园，当看着亲手建设的刘官桥的家，逐渐没入水中，那种钻心之痛可想而知。第二，舐犊之情。当儿子齐玉柱提出要去青海支边的时候，她第一想法就是拒绝，并且想办法制止，并最终通过县委书记将浙川前去支边的青年召回原籍，她做的仅仅是一个母亲该做的事。第三夫妻情深，当七死伤的事故给她的丈夫造成巨大心理压力，乃至几将被压垮之际，她本能要帮助丈夫站起来，她怕这个家的顶梁柱塌了。四十多岁时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往后的岁月，她每天都会借着捡柴火的名义到山上，与长眠于此的丈夫交流谈话。那是隐埋于心底的最真挚的爱，不以时间的推移为止更改，也不以一人的离去为之变迁。她的不凡人生经历和秉性，让她成了家里乃至村里的精神支柱，当家里面临大的危难之时，她总会有出人意料的行为举动，给人以精神上的极大鼓励。

在戏剧表演中，“赋形”是首要的。而“赋形”的要义，应在于一个“真”字。张秀芳的饰演者魏俊英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复阅读剧本，写出人物自传，梳理人物生活轨迹线、人物心理线，并设定人物外形动作特征，她查阅了很多南水北调的文字资料。真实的体验与真实的感受，是演员进行舞台创作的基本前提，否则，概念化地理解人物，想当然地塑造角色，势必导致人物“走形”，而人物形象真实感的缺失，势必导致观众审美心理的抵触，甚至厌倦。为了更真实更直接地感受南水北调工程之巨大、迁出的移民之多、前后修建水库时间之长，感受修建水库的艰巨任务，她还专程到南阳丹江水库和浙川实地体验丹江水利工程的伟大，并请当地有关领导给她讲述了移民过程中很多感人的故事。她以成熟艺术的敏锐感，对生活素材进行加工，正确地进行体验，也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进入到具体创造的过程，她所凭借的主要是她的生活素材，因为演员是凭借身体，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

生活在角色之中，即通过体验去体现角色的。可以说，魏俊英对这种地域文化的领悟是深入内心的，这种地域文化的修养使得她在表演中间能够做到内外结合，也能很自然地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艺术创作的主、客体要在同一个基点上——真实的体验、真切的感受，才能最终达到“返璞归真”的境地。青年导演张俊杰是河南戏曲界的后起之秀，近年来佳作频出，成绩斐然。它为《南水迢迢》的创排，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也为全剧营造了史诗般的品格，对每个人物的性格基调都有着明晰深厚的阐释。追求刺激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写戏是写人，要写人物与人物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自身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不是所有的矛盾都能入戏，戏剧冲突必须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引人入胜的，人物所处环境、人物的经历、人物的性格、遭遇、命运也应该是独特的。在导演的启发下，魏俊英演绎的张秀芳从三十多岁到八十多岁，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本色自然，既是生活化的，又不离舞台艺术的规范。她的表演做到了内外结合，体验和表现的紧密结合。中国的画论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魏俊英对社会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对大自然（造化）的奥妙有很深的领悟，这些都融于她的表演之中。她在剧中的演唱，时而高亢激越，如山泉瀑布，时而低回婉转，如淙淙溪水，时而冷艳哀绝，似杜鹃啼血，最终以横空排浪，大江滔滔的豪情壮志完成了人物的升华，展现了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极强的塑造人物的能力。整个团队有着“一棵菜”的精神，所有演员对人物的诠释拿捏均到位，也展示了院团的整齐阵容，显示了高水准的舞台修为。

著名编剧陈涌泉在编写《南水迢迢》此剧时的题记上写到：迢迢者、时间久也、道路遥也、水流长也、过程艰也、情感深也、境界高也，歌颂了库区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爱国家”的崇高精神，也是大义担当，大爱报国的南水北调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天来讲述六十多年来的移民史和南水北调的过往，是为了给当下以新知和力量，记录曾经的现实，是为了实现我们今天共同的梦想。

豫剧《南水迢迢》是一出具有鲜明时代烙印、时代苦难、时代变迁、时代精神、时代沧桑的史诗品格的正剧：粗粝、厚重、奋进、悲壮。这既是主创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核心点，又是全剧风格和样式的鲜明追求，从而折射出中华民族敢于面对困境乃至厄运的铮铮铁骨和非凡的韧性特质。

参考文献

- [1] 冬青, 琥珀. 豪迈激越的中原之声——豫剧(英文)[J]. Women of China. 2001(10)
- [2] 方格, 马红波. 豫剧世家悲欢录[J]. 企业观察家. 2012(08)